南北史合注

南北史合注卷五十三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四十二　南史五十三

梁宗室下

安成康王秀 秀子機 機弟推

南平元襄王偉 偉子恪 恪弟恭 恭子靜 恭弟祗

鄱陽忠烈王恢 恢子範 範子嗣 範弟諮 諮弟脩 脩弟泰

始興忠武王憺 憺子亮 亮弟暎 暎弟曇

安成康王秀字彥達文帝第七子年十三吳太妃亡秀母弟始興王憺時年九歲與秀並以孝聞居喪累日不進飲文帝親取粥授之哀其早孤命側室陳氏并母二子陳亦無子有母德視二子如己生秀美風儀性方靜雖左右近侍非正衣冠弗見由是親友及家人咸敬焉仕齊為太子舍人長沙王懿平崔慧景後為尚書令居端右衡陽王暢為衛尉掌管籥東昏日夕逸游衆頗勸

懿廢之懿弗聽東昏左右惡懿勲高又慮廢立並間懿
懿亦危之自是諸親咸為之備及難作臨川王宏以下
諸弟姪俱隱民間罕有發泄惟桂陽王融及禍武帝兵
至新林秀及諸親並自投赴軍建康平為南徐州刺史
天監元年封安成郡王京口自崔慧景亂後

愚按梁武與慧景等耳功成則義事敗則亂悲夫

累被兵革民户流散秀招懷撫納惠愛大行仍屬饑年
以私財贍民所濟甚多六年景江州刺史將發主者求

堅舟為齋舫秀曰吾豈愛財而不愛士乃教以牢者給
參佐下者載齋物既而遭風齋舫遂破及至州聞前刺
史取徵士陶潛曾孫為里司歎曰潛之德可不及後胤
即日辟為西曹時夏水汎長津梁斷絶外司請依舊僦
度收其價秀歎曰刺史不德水潦為患可利之乎給舟
而已七年遭慈母陳太妃憂詔起視事尋遷荆州刺史
加都護立學校招隱逸辟處士河東韓懷明南平韓望
南郡庾承先河東郭麻等

梁書載敎曰鵷火之禽不匿影于丹山昭華之寶乍耀采於藍田是以江漢有濯纓之歌空谷著來思之咏處士河東韓懷明南平韓望孝友純深南郡庾承先河東郭麻形骸枯槁或橡飯菁羹惟日不足或葭墻艾席樂在其中豈曰場苗實惟攻玉可加引辟并遣喻意

是歲魏懸瓠城民叛殺豫州刺史司馬懷悅引司州刺史馬仙琕仙琕籤荆州求應赴衆咸謂宜待臺報秀曰

彼待我為援援之宜速待救非應急也即遣兵赴之

梁書曰巴陵馬營蠻緣江寇害屢討不克秀遣防閤

文熾率衆討之燔其林木絶其蹊逕蠻失其險朞年

而江路清

及沮水暴長頽敗民田秀以穀二萬斛贍之使長史蕭

琛簡州貧老單丁吏一日散遣百餘人民甚悦之荆州

嘗苦旱咸欲徙市閉渠秀乃責躬親祈楚望俄甘雨即

降遂獲有年又武寧太守為弟所殺乃僞云士反秀燭

其姦慝望風首欵咸謂之神於荆州起天居寺以梁帝
游梁舘也及去任行次大雷風波暴起船艫淪溺秀所
問惟恐傷民十三年爲郢州刺史加都督郢州地居衝
要賦斂煩殷民力不堪至以婦人供作秀務存約已省
去游費民皆安堵境内晏然夏口常爲戰地多暴骸秀
於黄鶴樓下祭埋之一夜夢數百人拜謝而去每冬月
常作袴袴賜凍者時司州叛蠻田魯生魯賢超秀據蒙
籠來降武帝以魯生爲北司州刺史魯賢北豫州刺史

超秀定州刺史為北境捍蔽而魯生超秀互相譭毀有去就心秀撫喻懷納各得其用當時賴之遷雍州刺史在路薨帝聞之甚痛遣南康王績緣道迎候初秀之西也郢州人相送出境聞其疾士民商賈咸為請命及薨四川人裂裳為白帽哀哭以迎送之雍州蠻來迎秀聞薨亦祭哭而去喪至都贈司空謚曰康秀美容儀每在朝百僚屬目性仁恕喜慍不形於色左右嘗以石擲殺所養鵲齋帥請按其罪秀曰吾豈以鳥傷人在都旦臨

公事廚人進食誤覆之去而登車竟朝不飯亦弗之責時諸王並下士建安安成二王尤好人物世以二安重士方之四豪秀精意學術搜集經記招學士平原劉孝標使撰類苑書未及畢已行于世秀於武帝布衣昆弟及為君臣小心畏敬過於踈殘者帝益賢之少偏孤於始興王憺尤篤憺久為荆州刺史常以所得俸中分秀秀稱心受之不辭多也昆弟之睦時議歸之佐史夏侯亶等表立墓碑誌詔許焉當世高才遊王門者東海王

僧孺吳郡陸倕彭城劉孝綽河東裴子野各製其文欲擇用之而咸稱實録遂四碑並建世子機嗣機位湘州刺史薨於州機美姿容善吐納家既多書博學強記然而好弄尚力遠士子邇小人為州專意聚斂無政績頻被案劾將葬有司請謚詔曰王好內怠政宜謚曰煬所著詩賦數千言孝元集而序之子操嗣

姚士粦後梁春秋曰機子欣幼聰警博綜文籍善屬文孝宣踐位江陵以欣嗣機封天保閒為一代文宗

專掌詞令歷侍中中書令尚書僕射尚書令有集三

十卷又著梁史百卷遭亂失本

機弟推另見

南平元襄王偉字文達文帝第八子幼清警好學仕齊

為晉安王子懋驃騎外兵參軍武帝為雍州慮天下將

亂求迎偉及始興王憺俄聞已入沔帝欣然謂佐史曰

阿八十一行至吾無憂矣及起兵留行雍州府事

梁書曰義師發後州內儲備及人皆虛竭魏興太守

裴師仁齊興太守顏僧育並不受命舉兵將襲雍州
偉與始興王憺遣兵于始平郡待師仁等要擊大破
之州境以安
及帝克郢魯下尋陽圍建鄴而巴東太守蕭惠訓子璝
及巴西太守魯休烈起兵赴荆州蕭穎胄憂憤暴卒西
朝兇俱徵兵於偉偉乃割州府將吏配始興王憺往赴
之憺至璝等皆降齊和帝詔以偉為都督雍州刺史天
監元年封建安王初梁武軍東下用度不足偉取襄陽

寺銅佛毀以為錢富僧藏鏹多加毒害後遂惡疾十三年累遷為左光禄大夫加親信四十人歲給米萬斛藥直二百四十萬廚供月二十萬并二衛兩營雜役二百人陪先置防閤白直左右職局一百人以疾甚故不復出藩而加奉秩十五年所生母陳太妃薨毀頓過禮水漿不入口累日帝每臨幸抑譬之偉雖奉詔而殆不勝喪疾轉增因求改封十七年改封南平郡大通四年薨于中書令大司馬贈侍中太宰謚元襄偉性端雅持軌

度少好學篤誠通恕趨賢重士常如弗及由是四方游
士當時知名者莫不畢至疾亟喪明便不復出齊世青
溪宮改為芳林苑天監初賜偉為第又加穿築果木珍
奇窮極雕靡有侔造化立游客省寒暑得宜冬有籠爐
夏設飲扇每與賓客游其中命從事中郎蕭子範為記
梁藩邸之盛無過焉而性多恩惠尤愍窮乏嘗遣腹心
左右歷訪閭里人士有貧困吉凶不舉者即遣贍卹之
平原平曼頡卒於家貧無以殯友人江革往哭之其妻

子對革號訢革曰建安王當知必爲營理言未訖而偉使至給其喪事每祁寒積雪則遣人載樵米隨乏絶者賦給之晚年崇信佛理尤精玄學著二旨義又製性情幾神等論義僧寵及周捨殷鈞陸倕並名精解而不能屈朝廷得失時有匡正子姪邪僻義方訓誘斯人斯疾而不得助主興化梁政漸替自偉甍焉世子恪嗣恪字敬則弘雅有風則姿容端麗位雍州刺史年少未閑庶務委之群下百姓每通一辭數處輸錢方得聞徹賓客

有江仲舉蔡薳王臺卿庾仲容四人俱被接遇並有蓄積故人間歌曰江千萬蔡五百王新車庾大宅遂達武帝帝接之曰主人憒憒不如客尋以廬陵王續代為刺史恪還奉見帝以人間語問之恪大慙不敢一言後折節學問所歷以善政稱太清中為郢州刺史及亂綸至郢恪郊迎之且讓位綸不受

資治綱鑑曰綸在郢州以廳事為正陽殿内外齋閤悉加題署其部下陵暴軍府將佐怨之恪謀主江仲

舉說恪圖綸恪驚曰若我殺邵陵寧靜一鎮荆益兄弟必皆內喜海內若平則以大義責我矣且巨逆未梟骨肉相殘自亡之道也卿息之仲舉不從部分諸將刻日將發謀泄綸壓殺之恪狼狽往謝綸曰群小所作非由兄也凶黨已斃兄弗深憂

及王僧辯至郢恪歸荆州孝元以為尚書令司空賊平為揚州刺史時帝未遷都以恪宗室令譽故先使歸鎮社稷大寶三年薨于長沙未之鎮也贈太尉謚靖節王

恪弟恭敬敬範天監八年封衡山縣侯初樂山侯正則有罪敕讓諸王獨謂元襄王曰汝兒非直無過並有義方歷監南徐州事時衡州刺史衍會超在州子姪縱暴州人朱朗聚党反武帝以恭為刺史時朗已圍始興恭至綏服狗賊示以恩信群賊伏其勇是夜退三舍以避軍吏請追恭曰賊以政苛致叛非有陳吳之心緩之則自潰急之則併力諸君置之明日朗遣使請降恭杖節受之一無所問即日收始興太守張賓生及會超弟之

子子仁斬之軍門以其賄而虐也有司奏蔡縱罪人專
戮二千石詔宥之遷湘州刺史善解吏事所在見稱而
性尚華侈廣營第宅重齋步閣模寫宮殿尤好賓友酣
宴終辰坐客滿筵言談不倦時孝元居藩頗事聲譽勤
心著述巵酒未嘗妄進蔡每從容謂曰下官歷觀時人
多有不好懽興乃仰眠牀上視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
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
山泛水肆意酣歌也尋除寧蠻校尉雍州刺史便道之

鎮簡文少與蔡遊特被賞狎至是手令勗以政事蔡至州政績有聲百姓請於城南立碑頌德詔許之名為政德碑是夜聞數百人大呌碑石明旦視之碑涌起一尺蔡命以大柱置碑上使力士數十人抑之不下又以酒脯祭之使人守視俄而自復視者竟不見蔡聞而惡焉先是武帝以雍為邊鎮運數州粟以實儲倉蔡多取官米還贍私宅又與蕺陳保印侵刻百姓為荆州刺史廬陵王續所啓被詔徵還在都朝謁白服隨例帝曰白衣

者為誰對曰前衡山侯恭帝厲色曰不還我陳保印吾當白汝耒已而保印實投湘東王繹改其姓名曰袁逢恭竟不叙用侯景亂卒於城中詔特復本封孝元追謚曰僖侯子靜字安仁少有美名號宗室後進有文才篤志好學既內足於財多聚經史散書滿席手自讐校何敬容欲以女妻子靜忌其太盛拒不納時論服焉然好戲笑輕論人物時以此少之位給事黃門侍郎深為簡文所愛賞太清三年卒贈侍中恭弟祇字敬謨美風儀

幼有令譽天監中封定襄縣侯後歷位北兗州刺史侯景亂與從弟湘潭侯退謀起兵內援會州人反城應景祇遂奔東魏

鄱陽忠烈王恢字弘達文帝第十子幼聰穎七歲能通孝經論語義發擿無遺及長美風儀涉獵史籍仕齊位北中郎外兵參軍前軍主簿懿之難逃都下武帝起兵恢藏伏得免大軍至新林乃奉迎天監元年封鄱陽郡王除郢州刺史加都督初郢城內疾疫死者甚多不及

藏殯愜下車遽命埋瘞又遣四使廵行州部境內大治時有進筒中布者愜以奇貨異服即焚之民皆仰德累遷都督益州刺史成都去新城五百里陸路往來討私馬百姓患之累政不能改愜乃市馬千匹付所討家須則以次發之百姓賴焉再徙開府儀同三司都督荆州刺史普通七年甍于州詔贈侍中司徒謚忠烈愜美容質善談笑愛文酒有士大夫風則所在雖無皎察亦不傷物有孝性初鎮蜀所生費太妃猶停都後于都不豫

恢未之知一夜忽夢還侍疾及覺憂遑廢寢食俄都信至太妃已瘳後有目疾久廢視瞻有道人慧龍得療眼術恢請之及至空中忽見聖僧及慧龍下針割然開朗咸謂精誠所致恢性通恕輕財好施凡歷四州所得俸祿隨散之在荊州嘗從容問賓僚曰中山好酒趙王好吏二者孰愈衆未有對者顧謂長史蕭琛曰漢時王侯藩屏而已視事親民自有其職中山聽樂可得任悅彭祖代吏近於侵官今之王侯不守藩國當佐天子臨民

清白其優乎坐者咸服有男女百人男封侯者三十九人女主三十八人世子範嗣範字世儀溫和有器識為衛尉卿每夜自巡警武帝嘉其勞苦出為益州刺史行至荆州而忠烈王甍因停自解帝不許詔權監荆州及湘東王繹至範依舊述職遣弟湘潭侯退隨喪而下大同元年以開通劒道克復華陽增封尋徵為領軍將軍侍中範雖無學術以籌畧自命愛奇玩古招集文才率意題章亦時有奇致嘗得舊琵琶題云齊竟陵世子範

嗟人往物存攬筆為咏示湘東王繹繹吟咏其辭作琵
琶賦和之後為都督雍州刺史範作牧涖民甚得時譽
撫循將士盡獲歡心於是養士馬脩城郭聚軍糧於私
邸時廬陵王續為荆州既是都督府又素不相能乃啓
稱範謀亂範亦馳啓自理帝恕焉時論者猶謂範欲為
賊又童謠云莫怱怱且寛公誰當作天子草覆車邊已
時帝年高諸王莫肯相報簡文雖居儲貳亦不自安而
與司空邵陵王綸特相疑阻綸時為丹陽尹威震都下

簡文乃選精兵衛宮內兄弟相貳聲聞四方範以名應
讖言而求為公未幾加開府儀同三司範心竊喜以為
讖驗又念武帝若崩諸王必亂已既得衆又有重名可
謂因機定天下乃更收士衆希望非常太常元年大舉
北侵初謀元帥帝欲用範時朱异取急外還聞之遽入
曰嗣王雄豪蓋世得人死力然所至殘暴非常非弔民
之材昔陛下登北顧亭以望謂江右有反氣骨肉為戒
首今日之事尤宜詳擇帝默然曰會理何如對曰陛下

得之臣無恨矣會理懦而無謀所乘襻輿施版屋冠以牛皮帝聞不悅行至宿預貞陽侯淵明請行又以淵明代之而以範為征北大將軍總督漢北征討諸軍事侯景敗於渦陽退保壽陽以範為合州刺史鎮合肥時景不臣迹露範屢啓言之

資治通鑑曰初範密啓景反帝報曰景孤危寄命譬如嬰兒仰人乳哺以此事勢安能反乎範重承曰不早剪撲禍及生民上曰朝廷自有處分不勞汝憂範

復請自以合肥之衆討之不許

朱异每抑而不奏及景圍都範遣世子嗣與裴之高等入援遷開府儀同三司臺城不守範乃棄合肥出東關請兵于魏遣二子為質魏人據合肥竟不助範範進退無計乃泝流西上軍於樅陽遣信告尋陽王大心大心要還九江欲共兵西上範得書大喜乃引軍至湓城以晉熙為晉州遣子嗣為刺史江州郡縣輙更改易時尋陽政令所行唯在一郡又疑畏範市糴不通範乃復遣

其弟觀寧侯永將兵逼南川助莊鐵時二鎮相猜無復圖賊之志範數萬之衆皆無復食人多飢死範竟發背薨衆秘不發喪奉弟南安侯恬為主有衆數千範將侯瑱襲莊鐵於豫章殺之盡併其軍乃迎喪往郡於松門遇風柩沈于水鈎求得之及于慶逼豫章侯瑱以範子十六人降賊賊盡于石頭抗殺之世子嗣字長胤容貌豐偉腰帶十圍性驍果有膽畧倜儻不獲細行傾身養士皆得死力範之薨也嗣猶據晉熙城中食盡士皆乏

絶侯景遣任約攻嗣時賊方盛咸勸且止嗣按劒叱之曰今日之戰何有退乎此嗣効命死節之秋也及戰遇流矢中頸不許拔帶箭手殺數人賊退方命拔之應時氣絶妻子為任所擒初範既與尋陽王大心相持及嗣死猶未敢發範喪範弟諮字世恭位衛尉卿封武林侯簡文即位後景周衛轉嚴外人莫得見唯諮及王克殷不害並以文弱得出入卧内晨昏左右天子與之講論不藝不輟于時及南康王會理事敗克不害懼禍乃自

踈諮不忍離帝朝覲無絶賊惡之令其讐人刁戍刺殺諮於廣莫門外

愚按陳弑江陰王後封諮子季卿為江陰王見陳本紀其以酬忠也夫

諮弟修字世和封宜豐侯局力貞固風儀嚴整九歳通論語十一能屬文鴻臚卿裴子野見而賞之性至孝年十一丁所生徐氏艱自荆州反葬中江遇風前後部伍多致沉溺修抱櫬長號血淚俱下隨波摇蕩終得無佗

葬訖因廬墓次先時山中多猛虎至是絕迹野鳥馴狎棲宿簷宇武帝嘉之以班告宗室為兼衛尉卿美姿貌每屯兵周衛帝視之移輦初嗣王範為衛尉夜中行城常因風便鞭箠宿衛欲令帝知其勤及修在職夜必再巡而不欲人知或問其故曰夜中警邏實有其勞主上慈愛聞之容或賜止違詔則不可奉詔則廢事且胡質之清尚畏人知此職司之常何足自顯聞者歎服時王子侯多為近畿小郡歷試有績乃得出為邊州帝以修

識量宏達自衛尉出鎮鍾離徙為梁秦二州刺史在漢
中七年移風改俗民號慈父長史范洪胄有田一頃將
秋遇蝗修躬至田所深自咎責有功曹史琅邪王廉勸
脩捕之修曰此由刺史無德所致捕之何補言卒忽有
飛鳥千群蔽日而至瞬息間食蟲遂盡而去莫知何鳥
適臺使見之具言於帝璽書勞問手詔曰犬牙不入無
以過也嗣王範在盆城頗有異論武陵王紀大生疑防
流言噂喈脩深自分釋求送質子并請助防紀乃遣從

事中郎蕭固諮以當世事具覩脩意脩泣言忠臣孝子之節紀敬納之故終脩之時不為不義一夕忽有犬據脩所卧牀而卧脩曰此其戎乎因大脩城壘承聖元年魏將達奚武來攻脩遣記室參軍劉璠至益州求救於武陵王紀紀遣將楊乾運援之拜脩隨郡王璠還至璠家乃降于魏乾運班師璠至城下說城中降魏脩數之曰卿不能死節反為說客那命射之閤信遣至荆州孝元遣與相聞脩中直兵參軍陳晷甚勇有口才為硯候

見獲以辭烈被害乃遣諮議虞馨致武牛酒武謂曰梁已為侯景所敗王何為守此孤城脩荅守之以死誓為斷頭將軍魏相守文泰遣書喻之力屈乃降泰禮之甚厚未幾令還江陵厚遣之以文武千家為綱紀之僕孝元慮其為變中使覘伺不絶於道至之夕命劫竊之及旦脩表輸馬仗而後孝元安脩入覲望闕悲不自勝帝亦慟舉朝皆泣尋拜湘州刺史

三國典畧曰陸納反湘州分其衆二千人夜襲巴陵

早晨至城下脩出壘門坐胡牀望之納衆乘水來攻矢下如雨脩方食蕪畧無懼色部分軍旅鼓而進獲其一舟生擒六十人納遂歸保長沙

長沙頻遇兵荒民戶凋弊脩勸穡務本未期流人至者三千餘家帝多忌動加誅翦修静恭自守埋聲晦迹帝亦以宗室長年深相欽禮及江陵被圍問至即日登舟赴救至巴陵西而江陵覆滅敬帝立遥授脩太尉還太保時王室浸微雖脩圖義舉力弱不能自振遂發背歐

卹甍年五十二脩弟泰封豐城侯歷中書舍人傾竭財
產以事時要超為譙州刺史江北民情獷悍前後刺史
並綏撫之泰至州便徧發民丁使擔腰輿扇繖等物不
限士庶恥為之者重加杖責多輸財者即放免之人皆
思亂及侯景至人無戰心乃先覆敗
始興忠武王憺字僧達文帝第十一子
梁書曰數歲所生母吳太妃卒哀慼傍人
仕齊為西中郎外兵參軍武帝起兵憺為相國從事中

郎與南平王偉留守齊和帝即位以憺為給事黃門侍郎時巴東太守蕭惠訓子璝等兵逼荆州蕭穎冑暴卒尚書僕射夏侯詳議迎憺行荆州事憺率雍州將吏赴之以書喻等皆降是冬武帝平建鄴明年和帝詔以憺為都督荆州刺史天監元年加安西將軍封始興郡王時軍旅後公私匱乏憺厲精為政廣闢屯田減省力役存問兵死之家供其窮困民甚安之是歲嘉禾生一莖六穗甘露降于黃閤四年荆州大旱憺使祠于天井有

巨蛇長二丈出遶祠壇俄而注雨歲大豐憺自少年始
居重任開導物情
梁書曰命佐吏直言於是小人知恩君子盡意
辭訟者皆立待符教決於俄頃曹無留事下無滯獄六
年州大水江溢堤壞憺親率將吏冒雨賦丈尺築之而
雨甚水壯衆皆恐或請避焉憺曰王尊尚欲身塞河堤
我獨何心以免乃登堤歎息終日輟膳刑白馬祭江神
酹酒於流以身為民請命言終水退堤立郢州在南岸

數百家見水長驚走登屋緣樹憺募人救之一口賞一萬估客數十人應募洲人皆以免吏民歎服咸稱神勇又分遣諸郡遭水死者給棺槥失田者與糧種是歲嘉禾生於州界吏民歸美焉七年慈母陳太妃薨水漿不入口六日居喪過禮武帝優詔勉之使攝州任是冬詔徵以本號還朝民歌曰始興王人之爹赴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哺乳我荆土方言謂父為爹故云後為中衛將軍中書令領衛尉卿憺性勞謙降意接士常與賓客

連榻坐時論稱之九年拜都督益州刺史舊守宰丞尉
歲時乞丐射歷村里百姓苦之習以為常憺至州停斷
嚴切百姓以蘇又興學校
梁書曰憺開立學校勸課就業命子映親往受經由
是多向方者
癸漢蜀郡太守文翁人多向方者十四年還都督荊州
刺史同母兄安成王秀將之雍州薨于道憺聞喪自投
於地席藁哭泣不飲食數日傾財產賻送部伍大小皆

取足天下稱其悌十八年徵為侍中中撫軍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領軍將軍即開府黄閤薨二宫悲惜輿駕臨
幸者七贈司徒謚忠武憺未薨前夢改封中山王策授
如他日意頗惡之數日卒憺有惠西土荆州人聞薨皆
哭于巷嫁娶有吉日移以避哀子亮嗣亮弟暎字文明
年十二為國子生天監十七年詔諸生口策宗室可否
帝知暎聰解特令問策又口對並見奇謂祭酒袁昂曰
吾家千里駒也起家淮南太守諸兄未有除命乃抗表

讓曰暎美容儀普通二年封廣信縣侯丁父憂除冬地
席哭不絶聲不嘗穀粒唯飲冷水因患癥結除太子洗
馬詔以憯艱難王業追增國封嗣王陳讓既不復許乃
乞頒邑諸弟帝許之改封新渝縣侯後居太妃憂泣血
三年服闋為吳興太守郡累不稔中大通三年野穀生
武康凡二十二處自此豐穰暎製嘉穀頌以聞中詔稱
美後為北徐州刺史在任弘恕民吏懷之常載粟帛遊
於境內遇貧者即賑焉勝境名山多所尋履及徵將還

鍾離人顧思遠挺乂行部伍中睠見其老使人問之對曰年一百一十二歲凡七娶有子十二死七畧盡今惟小者年已六十又無孫息家闕養乏是以行役睠大異之名賜之食食兼於人撿其頭有肉角長寸遂命後舟載還都謁見天子與言往事多異所傳擢為散騎侍郎賜以奉宅朝夕進見年百二十卒又晉通中北侵攻穰城城內有人年二百四十歲不復能食穀唯飲曾孫婦乳簡文命勞之賜以束帛荊州上津鄉人張元始年一

百一十六歲膂力過人進食不異年九十七方生兒兒
遂無影將亡人人告别乃至山林樹木處處履行少日
而終時以為知命湘東王繹愛奇重異遂留其枕睽後
卒於衛尉卿廣東刺史謚寛侯睽弟晷字通明美姿容
善談吐初封安陸侯特所鍾愛常目送之曰吾所深憂
左右問其故荅曰其過俊發恐必無年及惽不豫侍疾
衣不解帶言與涕并惽羸扶而後起服闋改封上黄侯
兼宗正卿簡文入居監撫晷獻儲德頌遷給事黄門侍

侍郎出為晉陵太守美才伏氣言多激揚常乘折角牛轂木屐被服必於儒者名盛海內為宗室推重特被簡文友愛與新渝建安南浦並預家宴號東宮四友簡文曰有五六使來往㬎初至郡屬旱窮自祈禱果獲甘潤郡雀林村舊多猛虎為害㬎在政六年此暴遂息卒于郡初㬎寢悉年官曹擁滯有司案謚法言行相違曰替乃謚替侯

論曰自昔王者創業莫不廣植親親割裂州國封建子

弟是以大旆少帛崇於魯衛磐石犬牙寄深梁楚梁武遠遵前軌蕃屏懿親至于戚枝咸被任遇若蕭景才辨固亦梁之令望者乎安成南平鄱陽始興俱以名迹著美蓋亦有梁之閒平也

南北史合注卷五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五十四

明 李清 撰

南史五十四

武帝七男丁貴嬪生昭明太子統簡文皇帝廬陵威王續阮脩容生孝元皇帝董昭儀生南康簡王績丁充華生邵陵攜王綸葛脩容生武陵王紀昭明太子追尊皇

帝見前長子河東王譽字重孫昭明次子普通二年封枝江縣公中大通三年改封東郡王累遷南中郎將湘州刺史未幾侯景寇建業譽入援至青草湖臺城沒詔班師譽還湘鎮時孝元以湘東王軍于武城新除雍州刺史張纘密報孝元曰河東起兵岳陽聚米將襲江陵孝元甚懼沈米斷纜歸因遣諮議周弘直至譽所督其糧衆譽曰各自軍府何忽隷人使三反譽並不從

太清紀云初上遣諮議參軍周弘直往湘州報河東

王譽云侯景既湏撲滅今欲遣荆州兵力使汝東往但使諸蕭一人匡難吾無所惜譽對弘直攘袂云身始至鎮百度俱闕征伐之任便未能行又遣舍人虞預至譽所曰周弘直還知汝必不能自出師吾今便長驅席巻還望三湘兵糧相給譽又拒絶意色殊憤上又遣録事參軍劉縠往雍宣旨岳陽王詧曰吾舟艦足乘唯糧仗闕少湘州有米已就譽求雍部精兵必能分遣行留之計爾自擇之詧荅曰兵馬藩扞所

須非敢減撤襄陽形勝豈可暫虛於是湘雍二藩遂成亂謀矣是月上遣世子方等往湘州具陳軍國計誡方等曰吾近景使往湘並未相啓喦今故命汝至彼必望申吾意若能相隨下可留王冲權知州事譽遂不受命潛圖構逆此皆蕭韶為孝元隱惡飾辭耳孝元帝大怒遣世子方等征之反為譽敗死又令信州刺史鮑泉攻譽并與書陳示禍福譽謂曰敗軍之將勢豈語勇欲前即前無所多說泉軍於石槨寺譽逆擊不

利而還泉進軍橘洲譽攻之又見敗遂圍之譽幼而驍勇馬上用弩兼有膽氣能撫士卒甚得衆心孝元又遣領軍王僧辯代鮑泉攻譽

梁書曰僧辯築土山以臨城內日夕苦攻矢石如雨城中將士死傷大半

譽將潰圍出會其麾下將慕容華引僧辯入城遂被執謂守者曰勿殺我得一見七官申此讒賊死無恨主者曰奉令不許遂斬首送荆鎮孝元返其首以葬初譽之

將敗引鏡照面不見其首又見長人蓋屋兩手據地瞰
其牖又見白犬大如驢從城出不知所在譽甚惡之俄
城陷

周書曰詧即位江陵贈譽丞相諡武桓

南康簡王績字世謹小字四果武帝第四子天監七年
封南康郡王十年為南徐州刺史時年七歲王者有受
貨洗改解書長史王僧孺弗之覺績見而詰之便首服
衆咸歎其聰警十七年為都督南兖州刺史在州以善

政稱尋有詔徵還百姓曹樂等三百七十人詣闕上表稱績尤異十五條乞留為州任優詔許之普通四年徵為侍中五年出為江州刺史丁董淑媛憂居喪過禮固求解職乃徵授安右將軍領石頭戍軍事齋不親視事大通三年因感疾薨于任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簡績寡玩好少嗜欲居無僕妾躬事儉約所有租秩悉寄天府及薨後少府有南康國無名錢數千萬子會理嗣與通理義理俱攺忠義

廬陵威王續字世訢武帝第五子天監八年封廬陵王少英果膂力絶人馳射於帝前續中兩麞冠於諸人帝大悦大通元年累遷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為都督荆州刺史薨贈司空謚曰威始孝元母阮脩容得幸由丁貴嬪力故孝元與簡文相得而與續少相狎長相謗孝元臨荆州宮人李桃兒以才慧得進及還以李氏行宮戶禁重續具狀聞孝元泣對使訢於簡文簡文和之不得孝元猶懼送李氏還荆州世所謂西歸內人者

自是二王書不通及續甍孝元時爲江州聞問入閤而躍𪔮爲之破尋自江州徙爲荆州荆州人迎于我境帝數而遣之吏民失望續多聚馬仗蓄養趫雄耽色愛財極意收歛倉儲庫藏盈溢臨終有啓遣中録事叅軍謝宣融送所上金銀器千餘件武帝始知其富以爲財多德寡因問宣融曰王金盡於此乎宣融曰此之謂多安可加也夫王之過如日月之飾欲令陛下知之故終而不隱帝意乃解子應嗣不慧王薨至内庫閲珍物見一

金錠問左右曰此可食否答曰不可應曰既不可食並物乞汝他皆此類

邵陵携王綸字世調小字六真武帝第六子少聰頴博學善屬文尤工尺牘天監十三年封邵陵郡王普通五年以西中郎將權攝南徐州事在州輕險躁虐喜怒不恒車服僭擬肆行非法遨遊市里雜於厮隸嘗問賣䱇者曰刺史何如對者言其躁虐綸怒令吞䱇死自是百姓惶駭道路以目嘗逢喪車奪孝子服著之匍匐號呌

籤帥懼罪寮以聞帝始嚴責綸不能改乃遣代之綸悖慢逾甚取一老公短瘦類帝者加以衮冕置之高坐朝以爲君自陳無罪使就坐剥褫之捶之於庭忽作新棺木貯司馬崔會意以轜車挽歌爲送葬法使嫗乘車悲號會意不堪輕騎還都以聞帝恐其奔逸以禁兵取之將於獄賜盡昭明太子流涕固諫得免免官削爵土還第大通元年復爵中大通四年爲揚州刺史綸素驕縱欲盛器服遣人就市賒買錦采絲布數百疋擬與左右

職局防閤為絳衫內人帳幙民皆闔閉邸店不出臺續使小府市采經時不能得敕責府丞何智通具以聞因被責還第恒遣心腹馬容戴子高戴瓜李撤趙智英等尋智通於路逢之白馬巷以槊刺之刃出於背智通以血書壁作卲陵字乃絕遂知之帝懸錢百萬購賊有西州游軍將宋鵲子條姓名以啓敕遣舍人諸曇粲領齊仗五百人圍綸第於內人檻中禽瓜撤智英子高驍勇踰墻突圍遂免智通子敞之割炙食之即載出新亭四

面火炙之焦熟噉車載錢設鹽蒜雇百姓食擲一兩賞錢一千徒黨並要內遂盡綸鎖在第舍人諸曇粲并主帥領仗身守視免為庶人經三旬乃脫鎖項之復餞後預錢衡州刺史元慶和於坐賦詩十二韻末云方同廣川國寂寞久無聲大為武帝賞曰汝人才如此何慮無聲旬日間拜郢州刺史太清二年位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侯景構逆加征討大都督率衆討景將發帝誡曰侯景小豎頗習行陣未可一戰即殄當以歲月圖之

綸發白下中江浪起有物蕩舟將覆識者尤異之及次
鍾離
三國典畧曰初綸將發營于樂游苑始入牙門有飄
風吹旗竿折及次鍾離將殺牛勞士牛走入馬廐觸
殺綸所乘服馬又以兩角貫馬腹載之而行衝突營
幕軍中驚亂
景已渡采石綸乃晝夜兼道旋軍入赴濟江中流風起
人馬溺者十一二遂率西豐公大春新塗公大成等步

騎三萬發京口將軍趙伯超請從徑路直指鍾山出其不意綸從之衆軍奄至賊徒大駭分為三道攻綸綸大破之翊日賊又來攻日晚賊稍退南安侯駿以數十騎馳之賊囬拒駿駿部亂賊因逼大軍大軍潰綸至鍾山戰敗奔還京口軍主霍俊見獲賊送於城下逼云已擒邵陵王俊偽許之乃曰王小失利政為擢盡還京口俊為託邏所獲非軍敗也賊以刀背毆其背俊色不變賊義而捨之俊中書舍人靈超子也三年正月綸與東揚

州刺史大連等入援至驃騎洲進位司空臺城陷綸奔禹穴東土皆附臨城公大連懼將害已乃圖之綸覺乃去至尋陽尋陽公大心欲以州讓之不受大寶元年綸至郢州刺史南平王恪讓州於綸綸不受乃上綸為假黃鉞都督內外諸軍事綸於是置百官改廳事為正陽殿內外齋省悉題署焉而數有變怪祭城隍神將烹牛有赤蛇繞牛口出南浦施安幄帳無何風起飄沒於江時孝元久圍河東王譽請救於綸綸欲往救之為軍糧

不繼遂止乃與孝元書曰道之斯美以和為貴況天時
地利不及人和豈可手足肱支自相屠害
梁書有曰方今社稷危殆創巨痛深人非禽虫在知
君父
即日大敵猶彊天讎未雪余爾昆弟在外三人如不匡
救安用臣子
梁書有曰唯應剖心嘗胆泣血枕戈感誓蒼穹憑靈
宗祀晝謀夕計共思康復其餘小忿或宜寬貸誠復

子憾須臾將柰國究未雪正宜輕重相推小大易奪
遣無益之情割下流之悼今已喪鍾山復誅猶子將
非揚湯止沸吞水療寒若以譽無道近遠同疾弟復
效尤攸非獨罪幸寬於衆議忍以事寧
如使逆寇未除家禍仍搆料今訪古未或弗亡夫征戰
之理義在克勝至於骨肉之戰愈勝愈酷捷則非功敗
則有喪勞兵損義虧失多矣景侯之軍所以未窺江外
者政為藩屏盤固宗鎮彊密若自相魚肉是謂代景行

師景便不勞兵力坐致成效醜徒聞此何快如之
梁書有曰弟若苦陷洞庭兵戈不戢雍州疑迫何以自安必引進魏軍以求形援侯景事等內癰西秦外同瘤腫直置關中已爲咽氣況後貪狼難測勢必侵吞弟若不安大事去矣必希豁照兹途解汨州之圖存社稷之計使其運輸糧儲應贍軍旅庶叶力一舉指日寧泰宗廟重安天下清復推弟之功豈非幸甚
孝元復書極陳譽罪不可解圖狀綸省書流涕曰天下

之事一至於斯左右聞之莫不掩泣於是大修器甲將討侯景孝元聞其盛乃遣王僧辯帥舟師一萬逼繹至鸚鵡洲綸將劉龍虎等敗遂降僧辯

資治通鑑載綸以書責僧辯曰將軍前年殺人之姪今歲伐人之兄以此求榮恐天下不許僧辯送書於湘東王繹繹命進軍辛酉綸集其麾下於西園涕泣言曰我本無它志在滅賊湘東嘗謂與爭帝遂爾見伐今日欲守則交絶糧儲欲戰則取笑千載不容無

事受縛當於下流避之麾下壯士爭請出戰綸不從綸遂與子躓等十餘人輕舟走武昌涮飲寺沙門法整與綸有舊藏之巖石下時綸長史韋質司馬姜偉先在外聞綸敗馳往迎綸孝元復遣將徐文盛追攻之綸復收卒屯齊昌郡將引魏軍共攻南陽侯景將任約襲綸綸敗走定州刺史田龍祖迎綸綸懼為所執復歸齊昌行收兵至汝南魏所署汝南城主李素孝綸故吏也開城納之綸乃脩復城池收集士卒將攻竟陵西魏聞之

遣大將楊忠儀同侯幾通攻破城執綸綸不爲屈通乃
卧大鼓使綸坐上殺之投於江岸經日色不變鳥獸莫
敢近時飛雪飄零屍橫道路周面數步獨不霑灑舊主
帥安陸人郝破敵斂瘞於襄陽瘞之日黄雪粉糅惟冢
壙所獨不下雪忠知而悔使以太牢往祭殯百姓憐之
爲立祠廟岳陽王詧遣迎喪瘞於襄陽望楚山南贈太
宰謚曰安

周書及北史皆曰謚壯武當從周書

後孝元議追加謚尚書左丞劉毅議謚法息政交外曰攜從之綸任情卓越輕財愛士不競人利府無儲積聞有輒求既得散士亦以此歸之初鎮京口大造器甲既涉釁論投之于江及後出征戎備頗闕乃歎曰吾昔造仗本備非常無事涉疑遂使零散今日討抄卒無所資初昭明之薨簡文入居監撫綸不謂德舉而云時無豫章故以次立及廬陵之沒綸觖望滋甚於是伏兵于莽用伺車駕而臺舍人張僧胤知之謀頗洩又綸獻曲阿

酒百器帝以賜寺人飲之而薨
若論綸與繹書譖然又洞然疑無此二事
帝不自安頗加衛士以警宮內於是傳者互相疑阻而
綸亦不懼帝竟不能有所廢黜卒至宗室爭競為天下
笑長子堅大同元年以例封汝南侯亦善草隸性頗庸
短嘗與所親書題云嗣王其人得書大駭執以諫堅堅
曰前言戲耳人曰不願以此為戲侯景圍城堅屯太陽
門終日蒱飲不撫軍政吏士有功未嘗申理疫癘所加

亦不存恤士咸憤怨太清三年堅書佐董勛華白曇郎以堅私室醞釀大有宰烹不相霑及怨恨夜引賊登樓城遂陷遇害弟確攺忠義

武陵王紀字世詢武帝第八子少寬和喜怒不形于色勤學有文才天監十三年封武陵王尋授揚州刺史中書詔成武帝加四句曰貞白儉素是其慎也庶事無留是其勤也紀特為帝愛故先作牧揚州大同三年為都督益州刺史以路遠固辭帝曰天下方亂惟益州可免

故以處汝汝其勉之紀歔欷既出後入帝曰汝嘗言我老我猶再見汝還益州也紀在蜀開建寧越嶲貢獻方物十倍前人朝嘉其績加開府儀同三司初天監中雷震太陽門成字曰紹宗梁位唯武王解者以武陵王於是朝野屬意及侯景陷臺城上甲侯韶西上至硤出武帝密敕加紀侍中假黃鉞都督征討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太尉承制大寶元年六月辛酉紀乃移告諸州征鎮遣世子圓照領二蜀精兵三萬受湘東王繹節度繹命

圓照且頓白帝未許東下七月甲辰繹遣鮑檢以帝崩問報紀十一月壬寅紀總戎將發益鎮繹使胡智監至蜀書止之曰蜀中斗絶易動難安弟可鎮之吾自當滅賊又别紙云地擬孫劉各安境界情深魯衛書信恒通二年四月乙丑紀僭號於蜀改年天正暗與少主棟同號識者尤之以為於文天為二人正為一止言各一年止也紀又立子圓照為皇太子圓正為西陽王圓滿竟陵王圓普譙王圓肅宜都王以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永

豊侯撝為征西大將軍益州刺史封秦郡王司馬王僧略直兵参軍徐怦並固諌皆殺之怦勉從子僧詧僧辯弟

資治通鑑曰初臺城之圍怦勸紀速入援紀不欲行内銜之會蜀人費合告怦反怦有與將帥書云事事往人口具紀即以為反徵謂怦曰以鄉舊情當使諸子無恙對曰生兒悉如殿下留之何益乃盡誅之梟於市　愚按二人錚錚如此南史何以不附徐勉王

僭僞傳

永豐侯撝歎曰王不克矣善人國之基也今乃誅之不亡何待又謂所親曰昔桓玄年號大亨識者謂二月了

大亨一號不見晉書

而玄之敗實在仲春今年曰天正在文爲一止其能久乎丁卯孝元遣萬州刺史宋簉襲圓照於白帝圓照弟圓正時西陽太守名至鎖於省内初楊乾運求爲梁州刺史不得紀以爲潼州楊法深求爲黎州刺史又不得

以爲沙州二憾不獲所請各遣使通西魏
資治通鑑曰孝元與魏書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
及聞魏侵蜀紀遣其將譙淹回軍赴援魏將尉遲迥逼
涪水楊乾運降之迥即趍成都五月巳巳紀次西陵軍
容甚盛
資治通鑑曰帝聞紀東下使方士畫板爲紀像親釘
其支體厭之
孝元命護軍將軍陸法和立二城於峽口名七勝城鎖

江以斷峽時陸納未平蜀軍復逼孝元甚憂之法和告急旬日相繼孝元乃拔任約於獄以為晉安王方智司馬

資治通鑑載孝元言曰汝罪不容誅我不殺本為今日仍許妻以廬陵王續女

撤禁兵配之並遣宣猛将軍劉棻共約西赴六月紀築連城攻絕鐵鎖孝元復拔謝答仁於獄為步兵校尉配衆一旅上赴紀之将發也江水可揭前部不得行及登

舟無雨而水長六尺劉孝勝喜曰殆天贊也將至峽有黑龍負舟其將帥咸謂天助及損兵日久頻戰不利帥老糧盡智力俱殫又魏人入劍閣成都虚弱憂懣不知所為先是孝元已平侯景執所俘馘頻遣報紀世子圓照鎮巴東留執不遣啓紀云侯景未平宜急征討已聞荆鎮為景所滅疾下大軍紀謂為實然故仍率衆沿江急進於路方知景平便有悔色召圓照責之圓照曰侯景雖誅江陵未服宜速平蕩紀亦以既居尊位宣言于

衆敢諫者死蜀中將卒日夜思歸所署江州刺史王開業進曰宜還救根本更思後圖諸將以為然圓照劉孝勝獨言不可紀乃止既而聞王琳將至潛遣將軍侯叡傍險出法和後臨水築壘禦琳及法和孝元書遺紀

梁書載書曰自天長喪亂獯醜憑陵朕枕戈東望泣血西浮殞愛子於二方無諸侯之八百身披屬甲手貫流矢俄而風樹之酷萬恨始纏霜露之悲百憂繼集扣心飲胆嚢行天罰雖復結壇特將塞帷納士拒

赤壁之兵無謀於魯肅燒烏巢之米不妨于荀攸才
知將碑金幣殆竭傍無寸助險阻備嘗遂得斬長狄
於駒門挫蚩尤於楓木怨恥既絕天下無虞方與岳
牧同兹清靜隆暑炎赫弟比何如今遣來使指宣往
懷
遣光州刺史鄭安中往寓意於紀許其還蜀專制崏方
紀不從命報書如家人禮既而侯敵為任約謝答仁所
破又納陸平諸軍並西赴孝元乃與紀書曰甚苦大智

季月煩暑流金鑠石聚蚊成雷封狐千里以茲玉體辛苦行陣乃睠西顧我勞如何自獯醜憑陵羯胡叛渙吾年為一日之長有平亂之功膺此樂推事歸當璧倘遣使乎良所希也如曰不然於此投筆友于兄弟分形共氣兄肥弟瘦無復相代之期讓棗推梨長罷懽愉之日上林靜拱聞四鳥之哀鳴宣室披圖嗟萬始之長逝心乎愛矣書不盡言大智紀別字也帝又為詩曰回首望荆門驚浪且雷奔四鳥嗟長別三聲悲夜猿圓正在

獄中連句曰水長二江急雲生三峽昏願買淮南罪恩報阜陵恩帝覽詩而泣紀頻敗知不振遣署度支尚書樂奉業往江陵論和緝計

資治通鑑曰奉業知紀必敗啓帝曰蜀軍乏粮士卒多死危亡可待

帝知紀必破不許於是兩岸十餘城俱降游擊將軍樊猛率所請至紀所紀在舟中遶牀而走以金擲猛等曰卿送我一見七官必當富貴猛曰天子何由可見今殺

足下此金何之猶不敢逼圍守之法和馳啓帝密敕契
猛曰生還不成功也猛率甲士祝文簡張天成拔刄升
舟猶左右奔擲第五子圓滿馳来就父紀首旣落圓滿
軀亦分法和収太子圓照兄弟三人問圓照曰阿郎何
至此圓照曰失計願為公作奴法和叱遣之圓照中大
同初為益州東齋郎宋寧宋興二郡太守梁遠鎮諸王
世子皆在建鄴質守帝特愛紀故遣副紀紀之搆釁悉
其謀也次第圓正先鎻於江陵及紀以兵終孝元使謂

曰西軍已敗汝父不知存亡意欲其自裁而圓正旣奉此問便號哭盡哀以禍難之興皆由圓照雅哭世亡言不絕聲帝謂圓正聞問悲感必應自殺頻視知不能死又付廷尉獄及見圓照曰阿兄何乃亂人骨肉使酷痛如此圓照更無所言唯云計誤並命絕食于獄齧臂啖之十三日亡遠近聞而悲之圓正紀第二子美風儀善談論寬和好施愛接士人封江安侯歷西陽太守有惠政旣居上流人附者甚衆及侯景後謀圓正收兵衆且

一萬後遂跋扈中流不從王命及景破復謀入蜀孝元將圖之署為平南將軍及至弗見使南平嗣王恪等辭而因之時紀稱梁王及紀敗死有司奏請絕紀屬籍孝元許之賜姓饕餮氏紀最為武帝所愛諸子罕登公位惟紀以功業顯著先啓黄扉凡邵陵王綸屢以罪黜心每不平及聞紀為征西撫枕歎曰武陵有何功業而其位乃前我朝廷憒憒似不知人帝聞大怒曰武陵有恤民拓鏡之勲汝有何績太清初帝思之使善畫者張僧

錄至蜀圖其狀在蜀十七年南開寧州越嶲西通資陵
吐谷渾内脩耕桑鹽鐵之功外通商賈遠方之利故能
殖其財用器甲殷積馬八千匹上足者置内廐開寢殿
以通之日落輒出步馬便騎射尤工舞矟九日講舞躬
領幢隊及聞國難謂僚佐曰七官文士豈能匡濟既東
下黄金一斤爲餅百餅爲簉至有百簉銀五倍之其他
錦罽繒采稱是每戰則懸金帛示將士終不賞賜寧州
刺史陳知祖請散金銀募勇士不聽慟哭而去自是人

有離心莫肯為用紀頗學觀占善風角亦知不復能濟瞻望氣色歎吒天道椎牀聲聞于外有請事者以疾辭不見既死埋於沙州不封無櫬孝元以劉孝勝付廷尉尋免之初紀將號妖怪不一內寢柏殿柱繞節生花而其莖四十有六靃靡可愛狀似荷花識者曰王敦妖花非佳事也時蜀知星人説紀曰官若東下當用申年太白出而從之為利申歲發蜀酉年入荊不可失也發蜀之歲太白在西北及明年則已東出矣

論曰甚矣諛佞之為巧也夫言附正直跡在恭敬悅目會心無施不可至乃離父子間兄弟廢嫡䟽漢嗣可為太息良非一塗以昭明親賢梁武愛信謗言一及死不能明况下此者也廬陵多財為累雄心自主未及聘暴早沒為幸南康為政有方居喪以禮惜乎早夭不拯危季邵陵少而險躁人道頓亡晚致勤王其殆優矣武陵地居勢勝卒致傾覆才輕志大能無及乎